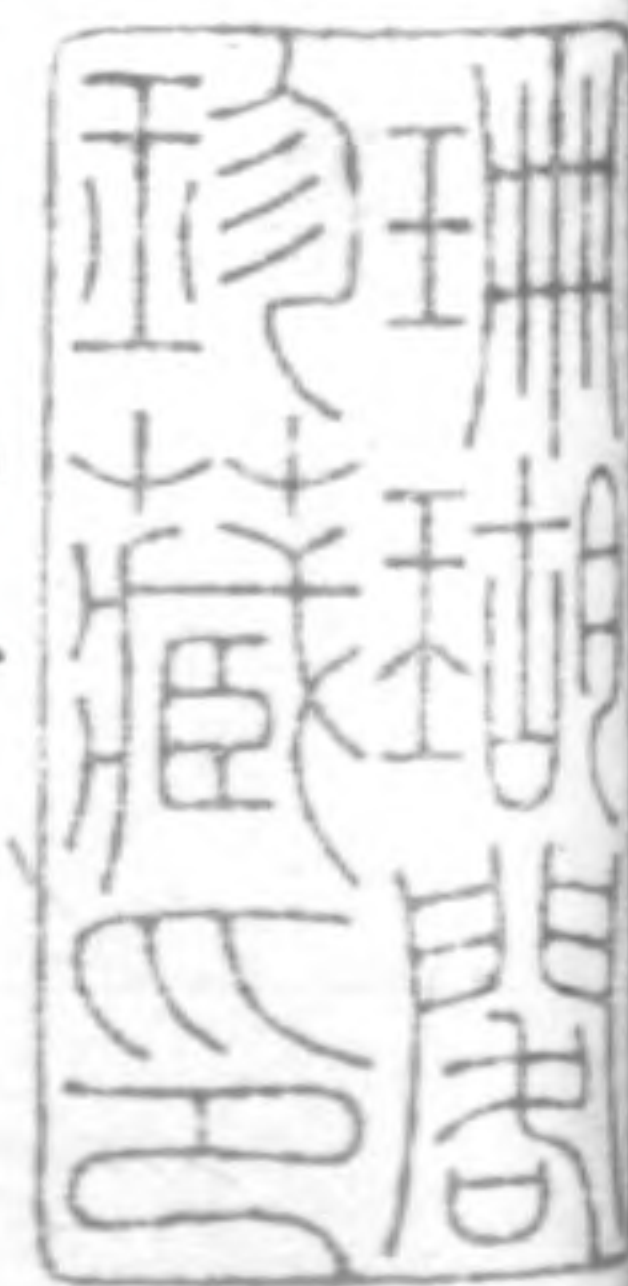


名家制義



題陳白沙稿



言道學者絀風流言風流者絀道學晉虛宋迂參商相背惑之甚者也謝安石之折桓温王右軍之戒殷浩風流矣何嘗不風流邪周子之吟風弄月邵子之飲酒栽花道學矣何嘗不風流邪道者所行學者所法風者所傳流者所化四字缺一不成名士陳白沙先生倡學東南為世儒宗吾疑其文必方正嚴肅確不可犯今誦其集瀟灑有度顧盼生姿腐風為之一洗吾固知人造其絕者未嘗不有所兼也道學絕者兼風流吾求其人合其文其陳白沙乎風流絕者兼道學吾求其人合其文其唐伯虎乎

有心哉擊磬乎

陳獻章

隱士於聖人聞其樂而知其心也。夫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也。荷蕢聞磬聲而知之亦賢矣哉。想吾夫子不得鳴道於天下而周流至衛乃擊磬焉。斯何為哉。蓋以憂時之心寄諸磬而欲天下之人聆磬聲而知其心耳。時荷蕢聞而歎曰。有心哉擊磬乎。豈不以凡音之作由心而生者也。凡心之感因樂而宣者也。今茲之磬胡為乎擊哉。撫時感事而慮周于四海萬邦之大。畏天憫人而寄情于一搏一擊之間。慨明王之不作。士之無心于得君也久矣。而即斯人之所擊者。徐而聽之。其聲淒以婉也。豈其覩廟堂之上而隱然有憂君之心矣乎。當

民生之日悴。士之無心于斯世也亦久矣。而即斯人之所擊者。徐而挹之。其聲哀以思也。豈其覩閭閻之下。而隱然有憂民之念矣乎。擊磬于衛也。心不希于衛也。汲、夏世之志。有甚于悲歌感慨之音。聲發于磬也。心不止于磬也。皇、用世之心。且出于銜玉載旂之外。吾不意是人而有是心也。亦不意是人而有是擊也。吁。身荷蕢而耳能聆其聲。聆其聲而亦能度其心。可謂賢矣。而卒不能心其心焉。亦何貴于心之徒知也哉。

淡、數語無甚過人處。然朗吟一遍。宛然夫子在內。擊磬荷蕢在外。歎息其聲尚留于耳。真神品也。

吾之於人

全

陳獻章

聖人之直道與民共由之者也。蓋無毀無譽。古直道也。聖人與民共由之。而是非之極立矣。嘗謂天下有善惡。則君子有是非。公之則直道行焉。私之則毀譽滋焉。毀譽滋而直道始病矣。我也。以禮而待天下。則無所於毀也。無所於譽也。而一任其是非之公。若以情而待天下。則其有所譽也。必有所試也。而不失其為用情之正。譽而有試。則其無譽可知也。譽且不敢。而其無毀又可知也。吾其以直道行之者哉。然是直道也。吾行之而非始於吾也。考諸三代而不謬者也。三代行之而非止於三代也。徵諸斯民而不泯者也。三代無毀而以直道

行之於昔。斯民無毀而以直道行之於今。三代無譽而以直道行之於前。斯民無譽而以直道行之於後。然則我雖不得生三代之世。而與直道而行者相安於大道之公也。猶幸而得生於三代之德。而與直道而行者共守夫古道之遺也。吾之於人也。豈容毀譽為哉。

極平常語。見關係世道處。其文氣老而逸。已似癸未諸墨。陳百史

此文高處在將如有所譽二句。亦看作直之本體。不似他人作幹旋語。斯民節。兼上下說。不偏鋒。又不兩岐。識力勝癸未諸墨。非徒取其文之流逸也。

君子之道

全

陳獻章

君子之道。即費隱可知也。夫小大道也。費也。而所以然者。隱矣。且夫道何可言也。乃世有以有言者。有以無言者。皆無當于道者也。君子之道。不滯形象。不墮渺茫。而介在費隱之間。吾見立于無極。寓于有極。有極而又無極者。道也。藏于無物。顯于有物。有物而又無物者。道也。于夫婦而可與知焉。于夫婦而可與能焉。于聖人天地而有遺。知有遺。能有遺憾焉。以此語大。則物之外有道。之外無物。莫能載也。以此語小。則物之內有道。之內無物。莫能破也。詩嘗言矣。言鳶魚言飛躍。言于天于淵。皆言上下察也。君子觀道于言之內。而得其造。

收拾空明
神矣化矣

端其在夫婦間乎。語道于言之外而得其極至。其在天地間乎。欲求道于端而至者不止。是故雖細入幾微。即飛躍之不盡其擬議者。而莫破之真機。足以徹之。欲求道于至而端。必有所始。故雖廣及浩蕩。即天淵之不盡其形容者。而莫載之真機。足以貫之。費哉道乎。究其原則。爲魚不知也。夫婦不知也。聖人不知也。天地不知也。隱而已矣。文入妙來。無過熟書從疑處更須參此文。兼此二語。

古之為關

全

陳獻章

大賢於古今之為關者。而深有所慨焉。夫關以禦暴。非以為暴也。古人有立法之意。而今則失之。亦可悲也已。孟子有慨于王政之不行。而歎曰。先王無一事不為民。而設亦無一事不為民。而善也。奈何。古人行矣。而今之所為。有不皆古者。豈古今之有二乎哉。人自為古今也。是故設關於道。古之制也。古人所設之關。與今人之關。一也。但古人之所以為此者。其法為公。而不為私。謹其啟閉焉耳。詢其符節焉耳。蓋以不如是。不足以禦天下之暴。惟暴有所不容。斯禁有所必設。使天下之異言異服者。至此而有譏焉。有察焉。斯已矣。是名有所禦。

而實有所便也。夫何今之不然也。今之所設之關與古人之關一也。但今之所以為此者。其利在官而不在民。羈其去留者有焉。限其出納者有焉。蓋以不足。以盡天下之利。惟利有所必取。斯禁有所不弛。使天下之貨出。貨入者至此而有征焉。有稅焉。斯已矣。是以始以禦人之暴。而終于自為暴也。吁。何古人之不類。今人何今人之不學。古人哉。今人不學古人。吾不之憾。而至于今之民不得蒙古人之政。吾獨悲今之民。遭今之不幸也。有今日之責者。其思所以為古乎。其思所以為今乎。

從古今二字着眼。兩個將以輕。跌宕已自刻露。

題岳蒙泉稿



史稱蒙泉岳公高自期。負謂天下事無不可為。為文高簡峻拔。追古作者可謂奇士。當英宗召見時。上殿稱善。美不絕口。雖古之布衣立談取相。印何足比。數困於曹石。拷掠謫戍。手拮氣奔。九死一生。生平知遇。忽爾反背。讒人罔極。絕可痛也。夫才高者遭忌。必深。行潔者受謗。必酷。以先生之得君。而猶不免於難。况於交疎之士乎。興化王守夢公覺而立祠論者。以為靈爽耿耿待守。而白竊謂夢者魂魄之暫交。文者精神之久聚。然則傳公之文。不猶勝於立祠也哉。

惟仁者能

惡人

岳正

聖人論仁人好惡得其當也。夫好惡人之情也。而得好惡之當者。非仁人吾誰與歸。夫子意曰。夫人之在天下。非可好即可惡者也。吾人之所以用情。非好人即惡人者也。顧直道不行於天下。不流於愛憎。則流於毀譽矣。其誰能好人乎。又誰能惡人乎。惟天下之仁人。為不能不徇於好惡之迹。亦惟天下之仁人。為能善用其好惡之情。人果可好。與吾仁相契者也。仁者無心於好人。而有心於好仁。一時篤好之懷。且將深嘉樂與。而無所不用其至矣。其能好人何如也。人果可惡。與吾仁相違者也。仁者無心於惡人。而有心於惡不仁。一時嫉惡之嚴。

且將深拒痛絕而無所不用其極矣。其能惡人何如也。天下有仁人而孰為當好孰為當惡。即皆不得以道其鑒。仁人有好惡則好足以勸惡足以懲亦皆不敢以行其私。吾安得仁者與之論好人哉。吾安得仁者與之論惡人哉。嗚呼。吾於仁者見好惡矣。吾於夫子見仁者矣。吾於春秋見夫子以善惡而為君子小人。以君子小人而為進退。用舍以進退用舍而為治亂存亡。以治亂存亡而為鑒戒趨避。其尚無輕於好惡哉。謹好惡者於春秋學春秋者於仁。

前如淺漾輕波後則驚濤怒浪。文之大結必不可去。文連破承大結連文有順有斷時縱時橫乃成古文境界。大結可去則破承

亦可去矣。此文若去後半篇豈不寂寞枯槁。

子曰庶矣

至末

岳正

聖人有感于衛民與賢者論治焉夫庶而富而教治道備矣夫子有感于衛而與賢者論之有以哉且吾夫子之心倦于天下者也吾夫子倦于天下之心隨感而輒動者也故其至衛而歎曰庶矣哉斯歎也蓋慨民之徒庶而所以富且教者無可加之人也亦幸民之已庶而所以富且教者有可加之地也乃冉有知其不止于庶矣故以何加問焉而夫子曰民庶則用濫用濫則困庶不可保也必也驅天下以歸之農又斂天下以歸之薄則群聚而生之者亦群聚而育之如是則可以保其庶矣所加于庶之後者其富也耶而冉有又

知其不止于富矣。故以何加問焉。而夫子曰：民富則思淫，思淫則亂。富不可保也。必也修乎國之，所以為學。又修乎學之，所以為教。則群聚而育之者，亦群聚而訓之。如是亦可以保其富矣。所加于富之後者，其教也耶。吁！庶而加之以富，夫子倦于衛民也。富而加之以教，夫子又倦于衛民也。惜乎衛之民止于庶也。夫子奈之何哉。

無一處不留後人增加地步，然後人經濟語感慨語一筆抹盡。此文章化工也。陳百史

總見得聖人民胞物與之胸懷材成輔相之作用刻、在世上運轉流露如水在地中無處不到無時不行。故語簡而愈高，辭淡而愈永。

今夫天斯

一節

岳正

中庸舉天地生物之盛，所以明至誠無息之功用也。夫天地之道一誠而已矣。生物之功寧不各極其盛哉。中庸即之以明無息之功用。至此若曰：論聖人固全乎天道。觀天地則見乎聖人。何言乎今夫天以其一處而言則昭、之多天也。天其止于是乎。及其無窮而日月星辰之懸象于上，萬物之覆幬于下。天之生物一何其盛耶。今夫地以其一處而言則撮土之多地也。地其止于是乎。及其廣厚而華嶽河海容之不見其不足，萬物載之惟見其有餘。地之生物一何其盛耶。語天地間之磅礴而不可窮者，莫山若也。今夫山不過卷石之多。

耳。而豈足以盡夫山哉。及其廣大。則草木生于斯。禽獸居于斯。寶藏興于斯。山之生物之盛。孰非天地生物之盛乎。語天地間之浩渺而不可極者。莫水若也。今夫水。不過一勺之多耳。而豈足以盡夫水哉。及其不測。則龜鼉蛟龍生于斯。魚鱉生于斯。貨財殖于斯。水之生物之盛。孰非天地生物之盛乎。是則天地功用之盛。至于此。至誠無息之功用。所以配天地而無窮也。又何疑乎。

文之妙境曰清曰圓。此文兼之。

周介生

四股中各用一句轉。一句結。後二股中又各兩點。天地短簡之文。波勢無盡。

楊維斗

望之平。無竒。然極天下才子為之。終不能如此。妥適。品格之高。法度之密。並造其絕。清也而非癯也。圓也而非軟也。神致難傳。

不遠千里而來

岳正

大賢遠涉於梁。王有深幸焉。夫賢如孟子。梁王所願見而不可得者也。一旦輕千里而來。誠厚幸哉。昔梁王卑禮厚幣。大招天下謀臣畧士。而深幸孟子之來也。故庭迎之曰。叟。天下士也。寡人所日夜切心而願奉社稷以從者也。第叟處東鄙。寡人處西鄙。地之相去。千有餘里。亦云遠矣。遠則寡人之庭。宜無叟之迹矣。今竟不計夫道路之阻長。而遠涉于異邦。又不鄙夫寡人。愚不肖而惠臨于敝邑。自我文公創霸于全晉之日。則憑軾而來者。有狐趙諸君子。而今且絕足于寡人之國矣。叟何間關列國。儼然辱而庭教之。而不憚夫千里之遙。

也。自我文侯下交于分晉之日，則結鞶而來者有田李諸君子，而今且絕迹于寡人之都矣。叟何遍顧群侯，惠然辱而遠臨之，而不恤夫千里之勞也。豈天下無邦，叟將擇邦于千里之外，而僅得之梁耶？豈天下無君，叟將擇君于千里之遠，而獨注意寡人耶？不然，是天所以幸梁而賜之叟也。是叟所以幸梁而賜之來也。梁其厚幸哉！卒之不仁義是言而汲于利之圖，此孟子不遠千里而來者，終不遠千里而去也。

每比俱用直叙，而于股頭接處作大轉折，故尺幅簡淡，勢若千里。詞令婉曲，與頤開雍君子至于篇參看，彼肖左氏，此肖先秦。

題王宗貫稿



謝文和公有言：國家正人三原，第一論者比之顏孟，二程伊尹，山甫譽亦太過，要其美不可沒也。三原政績多有可紀，莫盛於為吏部時。夫統百官，均四海，吏部之責也。散其權於僚屬，聽其成於吏胥，以舊例格竒才，以虛聲失真士，黜陟進退於己，無與何，以官為三原，蒐羅簡擇，虛懷若壑，汲引執奏，抗節如山，可不謂勝任愉快者乎？吾嘗謂宰相之功，莫大於正君，得一人焉；曰岳蒙泉，吏部之功，莫大於得士，得一人焉；曰王石渠，二公同榜進士，文亦並駕齊驅，科目之盛如此，制義一道，雖百王不廢可也。

知者樂水

一節

王 恕

聖人於知者仁者而詳發其蘊也。夫仁知之情不同，以體之有動靜也。而為樂為壽，有不以類應者哉！且理在天下，知者得之而為知，仁者得之而為仁。知不同而所感與所效亦各得其性之所近矣。何也？天下之物其感于心而為可樂之境，何無限也。其遇于物而為樂之，情何無盡也。吾嘗觀樂于知者，而見其水之外無好焉。澄然者與目遇而怡然者，與神孚矣。吾嘗觀樂于仁者，而見其山之外無好焉。凝然者與目遇而曠然者，與心孚矣。知者本忘物而不能忘情于水，仁者本無欲而不能無欲于山，何哉？蓋天地之化流而為水，凝而

為山各具乎動靜之機。而吾心之體動而為知。靜而為仁。亦各得乎山水之致。其樂水者。其感動者也。其樂山者。其感靜者也。知者惟動也。豈獨樂水已哉。心常足以應乎事。而事不足以累吾心。無心于樂而樂即在于動之中矣。仁者惟靜也。奚特樂山已哉。物不足以役于心。而心自足以立乎命。無心于壽。而壽即在于靜之中矣。要之樂水也。動與樂也。知之相因而見也。故合之有以見其知。樂山也。靜與壽也。仁之相因而見也。故合之有以見其仁。夫子各極其妙而言之。其體知仁之深者哉。

于樂山後用過叫下。復用走馬遮出。上下合縫大意。知動仁靜只

點綴作四句。便覺文體流轉。下知樂仁壽斷而不斷。續而不續。

韓求仲

提中截作主。逐層脫卸。逐層纓帶。輕圓流逸。董元宰之藍也。制義以機法勝者。自王三原先生始。

譬如為山

一節

王恕

聖人論為學而兩喻進山之機焉。甚矣學之進止由于已也。欲進則進，欲止則止，其機如此哉。夫子意曰：世之為學者，非日進則日止矣。願存一止心，豈必始學之日而止耶？即使以垂成之學而決于自棄，將隨止矣。存一進心，豈必積學之日而進耶？即使以方成之學而決于自厲，將隨進矣。吾試以止于垂成者，譬之為山焉；山而一簣未成，非有可阻之勢，臨之乎前，而乃愛湏臾之逸，非有難就之形，限之乎後，而乃惜頃刻之勞，此其止為自止。吾願學者察其止之機，而取以為鑒也。吾試以進于方成者，而譬之平地焉；平地而一簣方覆，非

有可因之勢誘之乎前而乃激昂其意氣非有易就之形引之乎後而乃淬厲其精神此其進為自進吾願學者察其進之機而取以為勉也是何也論效驗則為山之進止與為學之進止同功過論持循則為山之進止由于已與為學之進止由于已者同事機能近取譬可知為學之方也已

急呼急應方合題情從首至尾無懈可擊艾千子

正意喻意對面互發敲動譬如二字醒極緊極

鄉人皆好

一節

王恕

以好惡觀人者稽諸好惡之人可也夫好非善人惡非不善人其好惡不足憑者而可取必于一鄉哉嘗謂鄉人有好惡亦有善惡故取人者不當以好惡之善惡為善惡而當以善惡之好惡為好惡也乃子貢以鄉人皆好為問是求觀于眾好也而不知以眾好觀人將為群譽之所欺矣未可也子貢又以鄉人皆惡為問是求觀于眾惡也而不知以眾惡信人將為群毀之所激矣未可也夫鄉人皆好固未可以觀人矣求其好之可以觀人者其莫如鄉人之善者乎鄉人皆惡固未可以觀人矣求其惡之可以觀人者其莫如鄉人之不善者

乎。蓋善者好之，則正大之情，既以素孚于君子，而惡者惡之，則孤介之行，又不苟同于小人。自好人惡人者而言，好者好，其人之所當好也；惡者惡，其人之所當惡也。一好一惡，分而可否自見，自見好見惡者而言，則以己之所當好而見好于善人也，以己之所不必惡而見惡于不善人也。一好一惡，交而人品始彰。吾是以謂取人于鄉人之皆好，不如取人于善人之好也；吾是以謂取人于鄉人之皆惡，不如取人于不善人之惡也。觀人者，其準諸此哉。

極平極淺，極顯極亮，文境至此，尚何繁襍可以娛耳，粉黛可以悅目耶。

充仲子之

至末

王恕

齊人不能為物，則亦不能充其所守矣。夫仲子之守，在不食不居也，而卒不免於食，不免於居焉。夫豈以蚓充其操者哉？蓋子語匡章曰：子以仲子為廉乎？吾嘗度其居，度其食，又度其所以不居不食，而知其廉矣。夫充仲子之操，以成仲子之廉，必蚓而後可也。然蚓一物也，其居食無求也。若仲子，則人也，其居食有待也。其所居之室，果築自夷乎？抑築自跖乎？所食之粟，果樹自夷乎？抑樹自跖乎？不能必其為夷，亦不能必其為跖。吾意仲子難乎為居矣，吾意仲子難乎為食矣。夫惟於陵居也，而兄戴之室，則以為不義而失世卿之家，弗恤焉。辟

易食也。而毋殺之。鷙則以為不義。而為出哇之矯。弗顧焉。是其食之居之何心也。其不食不居又何心也。食之居之者為是。則不食不居者為非。不食不居者為是。則食之居之者為非。不然。兄非跖而於陵。非夷也。何為有所居有所不居也。毋非跖而妻非夷也。何為有所食有所不食也。吾故曰。若仲子者。必由其所不居。達之於其所居。由其所不食。達之於其所食。蚋而後充其操者也。

只在居食上較量。便見仲子不能充其操。則題中無數說話。止作一句讀。文章高潔。雪映冰瑩。

題丘仲深稿



彌綸天地之謂才。囊括古今之謂學。詞章非才也。餽飭非學也。余視丘瓊山先生所著世史正綱。大學衍義補。諸書廣博浩瀚。然皆明義理。切時務。縱橫上下。以經以緯。非才與學兼其孰能之。至於時文。有才而不可恃。才有學而不可誇。學試讀公之制義。又何其謹嚴深厚。不踰繩尺也。當明之初。文章古樸。草昧未開。公教習國子。斐然成章。乙未主試。得文恪以冠。南宮得文正以魁。大廷雲漢。昭回光華。復且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丘瓊山其近之矣。

學如不及

一節

丘濬

聖人論為學之功不可緩而心猶慮其或失焉。蓋人之為學功固不可不加而心猶不可不慮也。功加于外而心慮其失于中。學豈有不進者哉。聖人言此以儆學者。意若曰人之為學知與行而已。格物致知所以學為知也。誠意正心所以學為行也。學于知也則必窮至事物之理推極吾心之知識以求至乎知至之地。汲焉日進不已。如有所追而不及然。學于行也則必致夫省察克治之功躬行寔踐之。力以求造乎身修之域。孳焉唯日不足。如有所求而不逮然。知此而恒如不及于知固可以已矣。而其心猶且竦然以興曰吾雖汲焉

于知也。得。不。于。是。而。有。所。遺。忘。矣。乎。行。也。嘗。若。不。逮。于。行。固。可。以。止。矣。而。其。心。猶。且。惕。然。以。思。曰。吾。雖。孳。孳。于。行。也。得。不。于。是。而。有。所。喪。失。矣。乎。聳。動。于。念。慮。之。間。儆。省。于。思。惟。之。頃。方。其。求。知。之。始。即。有。遺。忘。之。憂。非。既。得。而。患。其。失。也。適。其。勉。行。之。際。即。有。喪。失。之。虞。非。既。進。而。慮。其。退。也。聖。人。言。此。以。儆。學。者。而。必。欲。其。如。是。其。意。不。既。切。乎。

俗眼于起處即厭觀不知學的道理原如此縱寫此幾句何妨。

作者至末二比多無餘味獨此作愈出愈奇夏官明

學先輩者貴學其法知行分柱叠作入比一直到底絕不雜亂此一法也每下二比接句即上二比住句愈復愈妙不見重叠又一

法也論者以為朴淡置之噫

思事親不

知天

丘濬

中庸論親之仁由尊賢之義一皆原于天理也夫親之尊賢所以為仁義其原皆出于天也苟不推究其原又安能由其義以盡其仁哉中庸論為政在人之則本于身而推言及此謂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莫大于親親也者吾身之所當事者也可不思盡親之仁以事之乎然欲盡親之仁而不由尊賢之義則善惡不明失事理之宜而昧于所事之道矣君子之欲事親者其可以不知人乎盖人有賢否之別吾能知人于凡賢者知所宜尊而尊之則分別得宜由是以親吾之親而為仁之本立矣有德者知所宜敬而敬之則

取舍合義。由是以事吾之親。而為仁之道盡矣。此事親者所以又當知人焉。然知親、尊賢之為仁義。而其陰殺等級之不明。則是不知天理之所自矣。君子之欲知人者。又可以不知天乎。蓋天者理之所自出。仁雖在于親、而親、之中。則有陰殺焉。所以陰殺之者。是即天秩自然之理也。既知此理。則知人之所以親、者。莫非天之秩序。而仁之理無不明矣。義雖在于尊賢。而尊賢之中。則有等級焉。所以等級之者。是即上天節文之理也。既知此理。則知人之所以尊賢者。莫非天之節文。而義之理無不知矣。此知人者。所以又當知天焉。吁。備仁義之道。合天人之理。修身而至于推之。以為政、其有不舉者哉。

切實詳明文章正式 楊維斗

知人知天俱循本註無一語涉支葉 張爾公

出比精核次比明淨似截似對格奇

國家將興

二句

丘 濬

惟世道之將隆。則治兆之必見。蓋和氣足以致祥也。則夫天下之將治。豈無治瑞出于其間哉。今夫有國家者。夫孰不期其興哉。然而非偶然也。要必有為之兆者矣。是故聖人既作。唯君則明焉。而為興國家之主。相道已得。唯臣則良焉。而為興國家之輔。調燮二氣。太和之休。勃乎其將至矣。撫綏萬邦。太平之績。駸乎其將成矣。斯時也。人文日升。則休徵之薦至。世運漸泰。則庶類之效靈。如慶雲之見也。甘露之凝也。雖祥符不止于此。而順氣之成象。此其所必有焉。蓋國家將底于太和。而其機固為之先呈矣。如鳳之儀廷也。麟之游郊也。

雖嘉祥不盡于此。而協氣之成形。此其所必有焉。蓋國家將際夫太平。而其端固為之預洩矣。要之國家之興。非專以禎祥興。而可以占天下有道之盛。禎祥之出。無非為國家出。而可以見有開必先之理。吾故謂非偶然也。若夫至誠之前知。寧特徵之此類也哉。

國家以君臣分柱。禎祥以天地分柱。語簡而要。不止于此。非專以興看題。圓相典重。中有寬然之勢。

昔者魯繆

子思

丘濬

大賢即古之留賢者。而因以責時人之留已也。夫留賢有道也。孟子之賢過於泄柳申詳。齊人之留不及子思。謂之何哉。且賢者之留于人國。非其君使之留之。則其人為君留之。人之留賢者于國。非奉其君命而留之。則稱道其賢而留之。如是而已矣。曷不觀于繆公之留子思乎。子思之留。以有人乎子思之側也。又不觀繆公之留泄柳申詳乎。泄柳申詳之留。以有人乎繆公之側也。今子之為長者慮。果在繆公之側。而以留泄柳申詳者留之乎。抑在子思之側。而以留子思者留之乎。長者志于思之志。而乃以一介之士妄為之援。昔繆公之

所以留子思者。當不若是。子胡不以是為長者計也。長者學子思之學。而乃以口舌之間。漫為之止。昔子思之所以為繆公留者。當不如是。子胡不以是為長者謀也。脫也。長者之賢。不如子思。則子必不留。脫也。長者之賢。無媿子思。則子不能留。子試度長者之賢。孰與子思。今日之留。孰與繆公之人。為子思留者。則長者之能安其身與否。可知已。不然是。泄柳申詳。不必有人。于繆公之側。繆公亦不必有人乎。子思之側也。有是理哉。

落子思處。忽然而下。不必周旋題面。而題情捷得。此是先正獨擅處。韓求仲

秦漢之文。無法而法存乎其中。唐宋之文。有法而精于法。此不亦文時藝中之秦漢也。

父子有親

五句

丘 濬

有自然之人倫。有本然之天性。蓋天之生人。有是物必有是則也。隨在人之倫。而各盡其天性。何莫而非其所固有者哉。昔者孟子闢許行並耕而治之說。因舉聖人使契為司徒教民以人倫之事。而詳其目如此。蓋以人之生也。莫不有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亦莫不有仁。義。禮。智。信之性。是故相生也。而為父子。有父子。則有仁之性。焉。有仁之性。是以為父而慈。為子而孝。油然親愛之。無間也。相臨也。而為君臣。有君臣。則有義之性。焉。有義之性。是以為君而仁。為臣而忠。藹然道義之相合也。以言乎夫婦。則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判

然內外之有別也。而其所以別也。非人為之也。乃其固有之性之智也。以言乎長幼。則兄友而弟恭。長惠而幼順。秩然先後之有序也。而其所以序也。非人強之也。乃其固有之性之禮也。以至于與朋友交言而有信。久要而不忘。患難以相恤。恪然彼此之交孚者。何莫非其性中固有之信哉。論而至是。則知父子之親也。君臣之義也。夫婦之別也。長幼之序也。朋友之信也。皆其所固有者也。有之而不能以自盡。所以不能無待于聖人。命官之教焉。然其所以教之者。亦豈能有所增益于其間哉。亦唯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噫。聖人憂民失其所固有。而命官以教之也。如此。尚何暇于耕乎。

平實文字。用筆何嘗不變化。

周介生

五段正講。不倒一字。老成典刑之文。

錢吉士

文有醇雅之氣的。確蒼老絕似真西山。夫婦屬智從來創解學者。且細參。

周公兼夷

姓寧

丘濬

惟聖人有以除天下之害則民生得其安矣夫人類所以不安其生者異類害之也苟非聖人起而任除害之責則斯民何自而得其安哉昔孟子因公都子好辨之問歷舉群聖之事而告之及此謂夫周公以元聖之德為武王之相斯時也成周之王業方興有殷之遺患未息其所以為天下害者非獨奄飛廉而已而又有所謂夷狄者焉夷狄交橫不止害民之生而彛倫亦或為之瀆矣不力去之不可也其所以為中國患者非獨五十國而已而又有所謂猛獸者焉猛獸縱橫不止妨民之業而軀命亦或為之戕矣不急除之不可也周公

生于是時以世道為已任寧忍視民之害而不為之驅除乎是以于夷狄也則兼而并之而使之不得以猾夏于猛獸也則驅而逐之而使之不至于偪人夷狄既兼則夷不得以亂華而凡林、而生者莫不相生相養熙然于衣冠文物之中而無瀆亂之禍猛獸既驅則鳥獸之害人者消而凡搃、而處者莫不以生以息恬然于仰事俯育之餘而無驚擾之患謂之曰百姓寧信乎無一人之不安其生也周公以是而相武王其及人之功何其大哉嗟夫天生聖人為民主也中國帝王所自立豈夷狄所得而干之耶人為萬物之靈豈鳥獸所得而擾之耶是以有虞之世蠻夷猾夏既責于皋陶惠予鳥獸復任

于伯益有由然也周公承聖道之傳當世道之責此其所以不容已于斯與雖然此特害民之身爾若夫邪說橫行害人心術慘于夷狄之患甚于猛獸之災孟子承三聖而息邪說其功亦豈下于周公哉公自評云修詞潔立意大欲知其大處當合元作觀之如擒定周公相武王甚言夷狄猛獸之害形出周公之不得已元所同也王先云紂之世民困極矣然後出周公補武王此直云周公以元聖之德為武王之相接云成周之王業方興有殷之遺患未息王出武王是補法此直不煩補王云民困極矣故須補出武王此云王業方興遺患未息竟卸到周公妙不可言中云周公生于是時末

云周公以是而相武王又云周公承聖道之傳段、相應是其立意大處。錢吉士

嘉賓云直凌文恪以上羽皇云高于守溪數等細別之誠然王如登高直窮其巔者也丘如已登高而臨下者也程與墨氣象自不得不異。楊維斗

周書云辭尚體要此文起處實詮處俱得體三提周公兩補武王俱得要如大臣日夕禁廷言笑不苟進反有度與書生初入班聯者不同

題李西涯稿



去就之節古人所重而期於有濟君子諒之茶陵之相武宗可以觀矣夫逆瑾用事康陵尸位輔臣皆引退而茶陵獨留至於同官之面斥士子之口碑無能為茶陵地者茶陵即無大臣之節而宦成身退何至棲遲雞肋哉特以君側無人莫為匡救善類既盡莫為保全委蛇曲折以觀其變固不必以悻悻鳴高也璫惡既盈功臣反正日月復旦雨雪聿消易云君子夬若濡有愠終以无咎豈非茶陵之謂乎茶陵歷仕四朝屢任衡文有起衰之功而或病其節要之茶陵亦濁世之長者哉

志於道據

四句

李東陽

君子之學功求全也甚矣學貴有全功也合道德仁藝而兼體之則君子之學全矣且道一也而得之斯為德焉純之斯為仁焉行之斯為藝焉而世之學者將何以體之也殆必以學莫先于立志莫先于造道方其未入于道也所以志道者不容已也一辨志也必于道也一遜志也必于道也道志矣而德不足以守之所志者不皆虛乎故志道之後又有據德之功焉所以繼其志之所不及也德據矣而仁不足以熟之所據者不易亡乎故據德之後又有依仁之功焉所以繼其據之所不及也道與德合德與仁合而理無一之或遺志而

又據之而又依而功無一息之或間學如是而足耶未也吾之道德散見于藝之中而吾之仁亦流行于藝之內又當不以藝視藝而以道德視藝從而游之則隨在皆藝亦隨藝而見道德之呈露矣不惟以道德視藝而又以仁視藝從而游之則隨在皆藝亦隨藝而見仁之所發見矣藝可緩于志道據德依仁之後而不游哉是知始焉信心而遺象繼焉由象以識心始焉離物以求道繼焉因物以見道為學之功全矣

做志道據德依仁聯絡貫串匠心而成過下姿態橫溢游于藝處插入道德仁作法高絕唐荆川

發揮題蘊自讓後人增加融會題意搏挽題面變化顛倒舉重若輕則後人追趕不上也

欲罷不能

也已

李東陽

大賢悅聖道之深而盡其力見聖道之的而難為功蓋道可以力求不可以力得也大賢學之盡其力而造之難為功也其以是夫昔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意謂聖人之道雖高妙而難入而其教我以博約也則有序而可循是故沉潛于日用之間但覺其旨趣之深長也雖欲自己不可得而已焉體驗于行事之際但見其意味之真切也雖欲自止不可得而止焉鈎深致遠而致其博者無一理之不窮則已罄吾智之所能矣克己反躬而歸之約者無一事之不盡則已殫吾力之所至矣于是向之所謂高者始得以見其大原如有象焉卓

然而立乎吾前也。向之所謂妙者，乃得以識其定體。若有形焉，卓然而在乎吾目也。當斯時也，于斯境也，將勇往以從之，則幾非在我，愈親而愈莫能即_也。又何所施其功乎？將畢力以赴之，則化不可為，愈近而愈莫能達。又何所用其力乎？顏子之自言如此，可謂深知聖人而善學之者歟。雖然，顏子之所謂末由者，豈其若是而遂已哉？擴其所已然，養其所未然，優游厭飫，至于日深月熟而化焉，則亦將有不期而自至者矣。其終不克至是而與聖人未達一間者，乃命焉，非學之過也。後之君子，尚無以至之難而自沮也哉。

卓爾只在日用事物上見道，此顏子進步異于高堅前後時也。寔

理寔事字，皆躬行體認方能成此文。宜成弘間館中諸公推此為第一也。_{艾千子}

欲罷不能是心，既竭吾才是力。卓爾是見，得到末由是走不到層

層挨講段，的義以此程式海內固宜文運中興。

舜有天下

遠矣

李東陽

聖君之用夫賢也當故其化乎人也深蓋用賢之當智也而化人之深則仁矣天下之賢一用而天下之不善化焉仁智之相為用豈不于是而可見哉昔樊遲因問仁知于孔子得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之言而疑之于夏乃推其意若曰帝舜當富有四海之時正親賢為治之日雖萬邦之共臣而精選其賢則德降民懷者莫皐陶若也雖九德之翕受而嚴擇其賢則謨明弼諧者莫皐陶遇也于是拔之于百工之間置之于九官之列而四凶莫得以蔽之焉舉之于百僚之內任之于士師之職而庶頑莫得以間之焉其用賢之當如此所

謂舉直錯諸枉也。非知而何？惟其所選者賢，故天下之人皆有所畏而不為。惟其所舉者賢，故天下之人皆有所慕而知。勸薰陶漸染，潛消其不仁之心，以歸于仁。雖近在朝著，若遠去而不之見矣。觀感興起，盡革其不仁之習，以入于仁。雖並生天地，若遠遁而莫之觀矣。其化人之深如此，所謂能使枉者直也。非仁而何？吁！于知人之中而有愛人者存焉，是仁知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孔子之言之富也，詎不信夫！不特此也。湯之有天下，猶舜也。其舉伊尹，猶舉陶也。蓋其用賢之知同，故其他人之仁皆同。舉陶之陳謨曰：知人則哲，安民則惠。必先知人而後安民者，亦足以見其與舜同道矣。孔子之論仁知

其施于治者，正如此。蓋惟子夏識之，而樊遲者惡足以語此哉。

先輩為文有補題語，有代題語，如四凶庶頑二語，此補錯枉也。如近在朝著，並生天地，此代遠字作解也。當時文便縝密如此，亦見西涯先生相業保護善類，其先見于文章已如是矣。艾千子舉錯二句分配立格，竒老寔講處一語，移不入湯具，此精力可以談理可以論世。

有德此有

四句

李東陽

既具夫平天下之本。自饗夫有天下之利。蓋德者平天下之本也。平天下者而有其德焉。則凡有天下之利。有不期饗而自饗矣。大學傳治國平天下而論及君子先慎乎德。謂夫君子之于明德也。能物格知至。而有明之。端意誠心正。而有明之。實則止至善之功成。而絜矩之道具矣。既有其德。則天下之人。並生並育者。皆稱王臣。異服異言者。皆為赤子。而于是乎有人焉。既有其人。則天下之地。際天薄海。皆入于版圖。絕裔窮荒。悉歸于疆界。而于是乎有土焉。天下之財。出于土。既有土矣。于是任土作貢。而下之所輸者。無不充。則壤成賦。

而上之所取者無不給。非有財乎？天下之用在于財。既有財矣，于是若朝會、若賓祭，皆可以量出納之劑，而無匱急之憂。若服食、若工作，皆可以制經費之宜，而無空乏之患。非有用乎？凡此皆天下之利，而非有本者莫之能饗也。孰謂平天下而可不慎其德哉？

文字不滿三百，已該一部周官，典型不祧，千年俎豆。

知所以修

侯也

李東陽

中庸論修身之理，于政之施者無不該。舉為政之經，自身而推者有其序，甚矣身之不可不修也。中庸于此舉政以該其身，而自身以推于政也。獨無意乎？子思述孔子答哀公問政之言及此，謂夫為政固在于修身。吾身之理即在人之理也。誠知所以修身，則德立道行，其于人也特推而及之耳。豈不知所以治人者乎？一人之理即萬人之理也。既知所以治人，則篤近舉遠，其于衆人也特舉而措之耳。豈不知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乎？身之可以該乎政者如此。然天下國家不可以不治，其政之經常者有九焉。夫為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所謂

修身者其始也。修身之道當資于人。故人之賢者必尊之而不敢慢。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族之親者必親之而不敢踈。由家以及朝廷。大小之臣皆立于朝者也。于大臣則敬之而盡其禮。于群臣則体之而察其心。由朝廷以及其國民工之衆皆聚于國者也。于庶民則于愛之以遂其生。于百工則招來之以盡其力。由其國以及天下有遠人焉則柔而服之。使之各得其所。有諸侯焉則綏而懷之。使之不失其度。治天下國家之政于是乎盡矣。政之自身而推者又如此。然則人君豈可不以修身為務哉。

意完辭簡。李自評長題須如此作方好。錢吉士

以修身連貫而渾然無跡。非高手不能。楊維斗

此等題須讓先輩不縮合自有結構。不截留自有界限。是謂大家。是謂至文。此言其間架也。至其裝折處字句細密莫草率看過。

所謂故國

全

李東陽

大賢慨齊之不得為故國。必詳以用人之道歆之也。夫賢才者國之
楨也。用之而謹。則無患于失人矣。尚何忝于故國哉。且人君之立國
也。近之有一代之親臣。遠之有百代之世臣。苟或不能任世臣以為
故國之實。而徒恃喬木以為故國之榮。多見其不知父母斯民之道
也。已。然所謂任世臣者。豈可昔日進而今不知其亡矣乎。又豈可以
不才之難識。而遂自諉矣乎。亦惟慎之。又慎。而如國君之進賢焉。斯
可耳。蓋國君之進賢。以尊卑變置。若甚褻者。不敢以易心乘之也。踈
戚易位。若甚慢者。不敢以忽心臨之也。慎之于左右之所賢矣。而所

以慎之于大夫者猶是焉。推其心必識其才。果可以尊且戚也。而後用之耳。不然其可以左右先容而遂徇之乎。慎之于大夫之所賢矣。而所以慎之于國人者猶是焉。推其心必識其才。果可以尊且戚也。而後用之耳。不然其可以譽言日至而遂信之乎。觀于去邪勿疑者不可不謹。則任賢勿貳者不可不謹。益見矣。觀于天討有罪者當察其寔。則天命有德者當察其寔。益彰矣。入君果能用其所當用。又謹其所當謹。則舉措公而好惡協。將不謂民之父母乎哉。夫至于為民父母。則民之永戴與國之靈長。相為無疆矣。國之所以為故者。誠在茲也。喬木云乎哉。齊宣欲以故國稱于天下。信當預養世臣以為之。

地矣。

頭緒清練線索緊骨力堅鋒穎快西涯極縱橫文字

惻隱之心

智也

李東陽

大賢因夫情之皆善著其性之本然蓋情者心之用而性則其體也
自非指其情之善而觀之則性之善亦曷得而見哉孟子因公都子
疑性善之說而曉之者如此且人之心體用具焉蘊而為仁義禮智
之性發而為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者皆同也是故感阨窮之事
而傷之切念煢獨之人而痛之深者惻隱之心也是心也即性之仁
焉蓋仁之理主于愛而所謂惻隱者皆愛也使無是仁則無是惻隱
矣而惻隱非仁乎已有不善愧耻而無所容人有不善憎疾而不少
貸者羞惡之心也是心也即性之義焉蓋義之理主于制而所謂羞

惡者皆制也。使無是義，則無是羞惡矣。而羞惡非義乎？至若容貌莊肅于承接之時，志意儼恪于對越之際者，為恭敬之心，而禮之理寔主于敬也。苟無是禮，則安有所謂恭敬者乎？是心也，即性之禮也。知人之善而斷以為是，知人之惡而別以為非者，為是非之心，而智之理寔主于別也。苟無是智，則安有所謂是非者乎？是心也，即性之智也。情之感于物者，隨所發而皆同性之具于心者，本固有而非外知情之皆善，則性之本善可見矣。

說理文字正不在多，賓之自評

詞意圓潔 錢吉士

四比有正有反，或先正後反，或先反後正，變化具備。楊維斗句，是即情以見性，乃與上孟有別，蓋上孟重擴克，此重固有也。用反用正，提醒得此意。

由堯舜至

三節

李東陽

聖人之生有嘗期。或傳其道于同時。或傳其道于異世。蓋聖人之生。即道之所在也。非見之者之在當時。聞之者之在後世。則斯道也。孰從而傳之哉。孟子于此而歷叙之意。有在矣。蓋嘗論之道之在天下。必待聖人而後傳。然其生也不數。故率以五百年而一見。堯舜者。道之所由以傳者也。自堯舜以至于湯。以其年計之。則五百有餘也。當是時。見而知其道者。禹得之于執中之命。皋陶得之為典禮之謨。若湯之生也。則聞其道而知之焉。觀于上帝降衷之言。則斯道之統在于湯矣。自湯至于文王。以其年計之。亦五百有餘也。當是時。見而知

其道者伊尹得之而為一德之輔。萊朱得之而為建中之誥。若文王之生也。則聞其道而知之焉。觀于緝熙敬止之詩。則斯道之統在于文王矣。自文王至于孔子。亦五百餘年。猶湯之于堯舜。文王之于湯也。當是時。見而知其道者。得之為丹書之戒。則有若太公望焉。得之為彛教之迪。則有若散宜生焉。若孔子之生也。則聞其道而知之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無所不學。即文王之道也。斯道之統。不在于孔子乎。吁。世雖有先後也。而道無先後之殊。傳雖有遠近也。而道無遠近之異。然則斯道之在天下。曷嘗一日而無哉。

道統開于堯舜。方有見知。聞知。起獨提堯舜。方叙三節。見聞各還。

証據只當是時三字。貼合見知何等簡括。湯文孔子各云道統在此。既結本節。又起下節。篇法股法。句法字法。各極其妙。破承及起。束皆卓有關係。至矣至矣。錢吉士

一氣到底。自然之極。○文至此無一字費力。非有大力者不能。楊維斗

文之神境。二公評之已詳。後惟周介生湯執中墨畧與相似。然此則素質嫺然。彼則涉脂粉氣矣。幼時讀此。莫解其妙。時師亦不之選。文固不易知也。

題羅一峰稿



成化丙戌文運初盛章楓山冠南宮廷對讓羅一峰楓山文亦可傳
但不及一峰清剛雄勁氣推一世也一峰為人以犯顏敢諫為先以
救時行道為急楓山每亟稱之對策用伊川語奏名第一其先資也
甚正疏論李賢終制出為提舉其潔身也甚勇進禮退義賢者所難
宜楓山望而心折也昔人有言言及乘輿天子改容事闕廊廟宰相
待罪諫官之職也一峰以史官行之一峰可謂不愧董狐矣

哀公問社

全

羅倫

聖人於論社者而規之重民之意微矣夫社以為民非威民也斯聖人規宰我之微意乎且王者右社之制惟民樹建與國存亡其意固深遠哉何哀公問社而宰我謬為置對也彼壇壝非美觀也尸祝非具文也引三代之遺規寓于民之大畧無不可者胡僅以松言夏以栢言殷耶以栗言周以使民戰栗言周之栗耶是崇德報功之典為一木之支焄蒿悽愴之傷為虺斷之具謬亦甚矣將謂封植不忘以示重也則先王之所遮昭事者不在喬木也即謂弱主朱馭以勸戒也則當日之所姑息者亦不在齊民也民懷危疑蓋為二魯者

樹黨矣。夫子聞之，不欲顯言其失，第慨然歎曰：天下事未成，可說也。成而說之，無益也。未遂，可諫也。遂而諫之，無益也。將來可咎也。往而咎之，無益也。予也，真謂社以木重，而周制為威民乎？出於言者之口，一出而不可收矣。入於聽者之耳，一入而不可破矣。吾且奈之何哉？於此見國事不容輕議，君心最忌先入為國為民務，片辭而闕宗社之畫，審理審勢，寧闕如而俟，窵會之精，聖人婉規之意，蓋如此。

斷制在空際，夫子口中却不露鋒穎，通幅道鍊有體。

莫春者春

點也

羅倫

賢者志所性之樂，而聖人與之也。蓋性分之內，有真樂也。賢者志於是焉，則其見之大可知矣。聖人與之也，宜哉。魯點狂者也，故其言曰：吾之所性，本與天地萬物為一體，則吾之所樂，亦當與天地萬物為一機。維今莫春，其令善矣。春服甫成，其體適矣。景與意會，道與心融。仰觀俯察，曷往而非可樂者耶？即其所與，冠者而五六，其人童子而六七，人其先乎吾也，而忘其為長；其後乎吾也，而忘其為少。非有所比也。同氣者之相為感，而物與我之無間也。由是沂可浴，而相與以浴；舞雩可風，而相與以風；其浴也而心之相涵，其風也而神之俱化。

非有所憚也。造物者之無盡藏而我與彼之共適也。及其樂而歸也。則又偕之咏焉。而盡其性術之變。蓋將收天下之春而發之於歌。有不自知其樂之至於斯矣。是則點之所以為異也已。而適有以契夫子之衷焉。故喟然歎曰。人非無志也。而所樂不存焉。志非無樂也。而所性不存焉。推點之志也。不以己喜。不以物悲。合人已之間。而真樂自存取之。無窮用之。無禁要性分之內。而日用自裕。誠見夫天地者。吾與之為游也。萬物者。吾與之為徒也。而素位之外。無餘羨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哉。是則非曾點不能見。夫子之大。非夫子不能見。曾點之高。惜點之終於狂。而無以慰聖人之望也。

視之真朴而精湛處一以當千閒處淡處俱淘洗潔淨第一等胸
次第一等筆力

昔者先王

一節

羅倫

聖人于大夫之伐國而歷據理以斥其非也。蓋兵以義動始無惡於
伐也。顓臾封于魯國于魯臣于魯則季氏安得而伐之哉。且吾聞之
無故而利人之有者不仁。無罪而伐人之國者不智。季氏之伐顓臾
也。豈未聞顓臾之為國乎。彼其分封不出于先王。是僭竊之君也。而
伐之可以明王制。錫土不居于邦域。是爭雄之國也。而伐之可以夷
後患。名分不通于社稷。是跋扈之臣也。而伐之可以修臣紀。今自其
建國之初論之。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則一方之名山。將賴是以行
其祭。而有周以來。其國固與我魯並矣。是豈可伐者乎。而猶未也以

地則在邦域之中焉。密邇公室，必無悖逆之心。所謂不必伐者，此也。以分則為社稷之臣焉。聽命公朝，又為王家之佐。所謂不當伐者，此也。為季氏者，正宜遠追建國之意，近守交隣之道，可也。胡為乎謀動干戈，容心于分外之得，妄興師旅，恣情于黷武之謀。將以明王制，與彼非僭竊之君也。將以夷後患，與彼非爭雄之國也。將以修臣紀，與彼非跋扈之臣也。而無名之舉，何以服天下之心。但恐不可伐而伐之，上得罪于先王也。不必伐而伐之，下得罪于境內也。不當伐而伐之，中得罪于公家也。而不義之師，祇以稔一己之惡。為季氏者，不知而伐之，是不智也。知而伐之，是不仁也。國未必得而身已入于大惡矣。季氏何為哉。為冉求者，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知而使之，是不仁也。謀未必就而身已入于大逆矣。求也何為哉。

此予所藏本也。與坊刻稍異。然據荆川評此文云：曲折雄辯，如呂梁之水，噴薄澎湃，則惟此本肖之。坊刻稍琢削字句，似傷元氣。此本起伏縱橫，于多字句處，見其莽蒼渾朴之致。艾千子

相其氣體，與昌黎諱辨廬陵縱囚論相伯仲。子厚無此雄濶，子瞻無此勁直。

致知在格物

羅倫

良知者廓於學者也。夫理以通吾心之知而學以窮天下之理。窮而不知斯廓矣。夫子詔後世心學之要而稽諸古人曰：心學之晦於天下非心之晦也。求心者之晦之也。蓋自夫徇象者之致其知也而滯於物，滯於物而知障於物矣。忘象者之致其知也而絕夫物，絕夫物而知淪於無矣。斯二者皆非也。茲而欲使吾心之知也，拘者擴蔽者祛而滿，其是非之良偏者全，痼者啟而充其本然之量，因其知之所及而逮其所弗及，乘其明之所通而牖其所弗通。夫豈外於格物哉。蓋必不以物觀物而觀之以理，既得而物亡，不以象觀象而觀之。

以心。已悟而象化。探天下之蹟。而心不撓。鈎天下之深。而心不僻。通天下之變。而心不喪。極天下之遠。而心不茫。優而游之。而使知運。於心者。觸之物理。而發涵而濡之。而使理寓於物者。感之吾心。而通何也。蓋以未格物之先。而無所不知之體。已具。是以既格物之後。而無所不知之用。始充。故曰致知在格物。是則物外無理。而格物即所以窮理。外無知而窮理。即所以致知。有志於心學者。尚其識之。

艱深陳腐之題。以灑氣濟其精思。如萬斛珠璣。傾瀉而出。無時文習氣。無道學魔障。幼學讀之。理境才情。一時俱進。

天子適諸

事者

羅倫

齊王舉先王之觀。皆有所為而為之也。夫先王無遊觀之樂也。而不能不遊者。為巡狩述職耳。豈慢遊哉。晏子舉以為景公告曰。天下之法。莫備於先王也。君欲法先王之觀。是將稽古以圖治矣。思昔先王之制。天子尊居王畿。所以中天下而立。以定四海之民也。若之何而適於諸侯之國。即曰巡狩也。曷為而巡狩也。方岳諸侯。天子所封建者也。於是而巡其守焉。蓋以觀民風好惡之美惡。考禮樂制度之異同。以昭王度也。夫是以有巡狩之典。諸侯各守其土。所以弼服于外。疆奉度於下國者也。若之何而朝於天子之庭。即曰述職也。曷為乎。

述職也。禮樂征伐，諸侯受之。天子者也。於是而述其職焉。蓋以朝以圖天下之事，覲以比邦國之功，以明臣節也。夫是以有述職之典。夫天子而以巡狩行，是巡狩者天子之事也。雖周流四岳，分也。而非以病之也。諸侯而以述職行，是述職者諸侯之事也。雖群后四朝，亦分也。而非以擾之也。是則先王遊觀之法也。可以見君臣往來之禮焉。可以見上下交通之情焉。可以見法制綜理之周焉。君有法古之志，亦惟於此求之。

意在戒止遊觀，故全章重先王二句。此題重無非事者一句。文不實講巡狩述職典故，只為末句作波。此謂善于相題，他人鋪張揚

厲，反似欣動景公，則大失其旨矣。古雅謹嚴，其餘技也。

三月無君

四節

羅倫

大賢兩明君子之仕惟欲盡孝以行禮也。蓋君子者奉先思孝而事君盡禮者也。失位則廢祭舍贄則非禮矣。安得而不急於仕哉。且夫君子之于人國也。班祿以奉祀則盡忠。即所以盡孝也。傳贄以為臣則行道。即所以行禮也。此證諸古傳而有徵。觀諸孔子而益信矣。何周霄乃于無君則弔之言而疑其急焉。是徒知其以失位為急而未知其以失祭為憂也。孟子寧不即諸侯之事以辨之乎。蓋諸侯之失國與士之失位其心一也。使諸侯而可以無祭。士之無君固不是。弔矣。由禮觀之則親耕親蠶皆所以為祭祀之奉而不潔不修終無以

遂其孝享之誠。此諸侯之國家所以不可失也。今士而失位則圭田不錫于王朝而祀典不修于家廟。不惟無以備其物而亦不敢以安于心矣。然則弔其三月之無君者所以弔其一時之廢祭也。而豈以失位為急哉。夫知其無君之足弔則所以求得乎君者不容已也。知其得君之為急則所以先載乎贄者不容已也。霄又以出疆載贄之言而明其故焉。是徒欲抱道而處而未知其當載道而出矣。孟子能不即農夫之事以明之乎。蓋士之立于朝與農之耕于野其道同也。使農而可以舍耒耜士之出疆亦可以不載贄矣。由今觀之則出作入息固不免于出疆之勞。而于耜舉趾未始廢其耕耨之具。此農夫之耒耜所以不容舍也。若士而無贄則始進之禮既失而相遇之機已踈。非直無以見其君而終無以行吾道矣。然則載贄于出疆之日者將以利見于適國之初也。而肯以非禮自待也哉。要之無君則弔者固所以盡奉先之孝也。苟君不我禮則寧廢祭而不敢廢道矣。出疆載贄固可以行見君之禮也。苟道不可行則寧失其禮而不敢失其身矣。周霄其知之乎。

從題中看出大條件詞義端嚴如奉先思孝事君盡禮是也。艾千
兩問兩答對是常格。雖于意義的確正大裁剪鎔鑄絕不費力。清致灑氣行乎其中。以此欽服先輩。

題林亨大稿



莆田林氏為八閩望族蓋其先三代五尚書其後科第不絕而亨大先生實為之祖世傳先生易箒時子孫環立求遺教先生曰無他言但願汝曹學得喫虧耳當是時林氏爵位極矣而家訓如是所以長有富貴也先生稿談理真寔而行之以繁重紆曲凡雋快尖利語屏置不尚蓋篤行之風百世猶可想見昔萬石君不言躬行名重漢廷至為天子母后之所心折今林氏五尚書過於五二千石而文與行兼有之是以申伏之文章輔建慶之醇謹固宜上福極於當年而令名施於後世也歟

三人行必

改之

林瀚

聖人舉同行有可法之人以善惡寓可法之實甚矣學無常師也善惡兩決於同行而從違以之師豈外是哉夫子勉人曰聰明之得於已者有限而聞見之資於人者無窮人苟有勉強學問之心豈必師友聯業之地耶是雖駕言行邁而偕二人以同行一時之會晤未必其素履之何如也不自是而不自棄一皆可法之人於彼周行而合二人以並進適問之邂逅未必其前行之足證也不失人而不廢人人有可師之理一左一右之紛馳自無徹上徹下之啟迪較之以考德問業誠有間矣然而顧瞻於左右所以為吾法為吾則者實

因是而有得。或前或後之相錯。初無有始有卒之開陳。方之以辨難。解惑信為殊矣。然而感觸於前後。所以啟吾知。啟吾覺者。亦即此而有在。是何也。二人之中。善惡不能以一致也。然必視所以而觀。所由執兩端之善惡。以定一身之從違。人分善惡。趨向不能以同歸也。將必聽其言而觀其行。據二人之趨向。以決一人之取舍。斯人果善矣。善則舍己以從之。威儀抑以因取。以正吾之儀言。論德以因取以篤吾之論。威發興起。何異於考德問業之資乎。斯人誠不善矣。不善則內省以改之。動容暴慢。防暴慢之我。居出辭鄙。倍防鄙倍之我。有懲創警惕。何間於辨難解惑之益乎。吁。向使必法乎人之善也。而惡者

不鑒則天下之理遺於見聞之外者亦已多矣。惡在其為必有我師耶。

三人同行耳講善不善處不宜太過。只三人威儀文辭容貌詞氣之間。有善不善耳。若善不善講得太過。則不情矣。此文前半雖不近時。而講善不善處可謂確當。學者細思之。艾千子

文如此朴拙極矣。須看其講理着實用意斟酌。令人真可下手處。近今莫及。

能行五者

一句

林瀚

體衆理而無間則仁不外是矣。蓋仁體事而無不在也。舉衆理而行之無間焉。仁不在是乎。夫子告子張曰。仁固不止於一端。師宜專力於五者。五者之所施。其仁心之所發乎。誠能涵養擴充。行是五者。於因感而見之際。舉其略。必要其全。事兼該。並行而不悖也。曾使其有得此失彼之偏。體驗推廣。行是五者。於觸幾而動之時。引其端。必求其備。種。周密同運。而無遺也。曾使其有舉一廢百之弊。且自家國。以至於天下之大地。雖有遠近之異。五者之理。易地皆然。而無一息之或間。行之於遠者。猶其行之於近也。域雖有內外之殊。五者之

行○隨○處○充○足○而○無○一○時○之○或○違○施○之○於○外○者○猶○其○施○之○於○內○也○夫○如
是○仁○豈○有○外○於○是○乎○盖○為○仁○之○道○反○求○諸○已○而○已○不○求○諸○已○非○仁○也
今○五○者○不○廢○其○一○則○心○不○外○馳○而○理○已○內○洽○反○已○之○中○自○有○存○之
益○為○仁○之○道○在○乎○熟○之○而○已○不○至○於○熟○非○仁○也○今○五○者○行○於○天○下○則
所○有○益○固○而○所○得○益○深○一○熟○之○餘○可○無○間○斷○之○病○此○雖○未○足○以○盡○仁
道○之○大○也○自○此○勉○之○而○外○感○之○私○無○以○撓○其○當○然○之○正○當○然○者○不○失
仁○道○其○在○此○矣○奚○必○求○之○於○高○遠○乎○是○雖○未○可○以○語○仁○道○之○全○也○自
是○求○之○而○外○物○之○誘○無○以○雜○其○本○然○之○公○本○然○者○不○虧○仁○道○不○外○是
矣○奚○必○索○之○於○渺○茫○乎○吁○心○運○乎○衆○理○而○無○間○則○德○全○於○一○心○而○無

虧○聖○人○以○是○勉○子○張○其○意○深○矣○

此○題○近○日○時○文○俱○從○行○字○天○下○字○着○精○神○泉○山○先○生○獨○從○心○体○衆
理○純○一○無○間○處○見○仁○沉○痛○洗○發○罕○見○其○儔○艾千子

從○行○字○天○下○字○着○精○神○是○與○務○外○人○語○務○外○耳○放○開○處○正○是○收○緊
處○沉○細○朴○至○語○錄○上○乘

周有大賚

是富

林瀚

即聖人施恩之廣在聖人施恩之當蓋恩固以吝施而狹亦以妄施而濫也施之廣而無不當焉聖人之錫予何莫而非中道也哉論語歷叙帝王相承之次此述武王之事也意謂利不貴專也而貴於施施不貴博也而貴於當欲知武王相傳之中盍亦觀其施予之道乎從其當克商之後適受命之時富有天下天下之利擅之矣擅之於已而能公之於人賜予通行各彼此而並受勢奄九州九州之利得之矣得之於已而能散之於下賞賚旁及舉小大而同沾有爵也而錫之以爵有土也而分之以土因其所在推吾所有君恩不用狹也

何其大歟。有財也而優之以財。有粟也而周之以粟。隨其所至。公吾所得。王澤不偏施也。何其廣歟。然恩固有所當施也。混焉而無辨。不幾於濫其恩乎。方將旌別淑慝而施之於其所當施。受恩之富者。非有庇民之大德。則有不世之殊勲也。惠亦有所當加也。雜焉而無等。不幾於傷其惠乎。方將大明黜陟而加之於其所當加。感惠之富者。德或不齒於上。流功必不安於下。列也。身兼五侯之地。而國侈百里之封。其富可謂大矣。以是人而享是富。故不吝耳。鄙惡害民者。曾使其有是耶。金帛以足其情。而粟米以遂其欲。其予可謂厚矣。以是人而厚是利。故不惜耳。相逆助非者。寧使其得此耶。由是知聖人之恩。

至博之中。有至精者。寓矣。夫孰非中歟。

大賚說到列爵分土。善人講到大德殊勲。方是武王氣象。泥定鹿臺鉅橋二語。推不去。便小樣。○廣大中有差等。即是中。非強扭者。比。

大學之道

至善

林瀚

論大人為學之道在成已成物而成其終也甚矣大學之道之備且至也成已成物而終必至於極焉顧可重望于幼學哉傳者揭聖經而首之以此謂夫人一也而有長幼之別學一也而有大小之分古有大學云者集儒英以預待乎賓興萃適秀以簡稽于論定翼成于志學之時俾其遜志而修者匪徒為督責也而就養必有其方收功於小學之餘使之相觀而善者不但為虛文也而深造必以其道豈遠乎哉反求諸已而已矣已之德本明也其不明者有所昏耳是在去其昏不囿於氣煥天光於耿々之僅存疏其穢不清諸物復大

明于昭々之尚在已德之明。其大學之道與術豈小乎哉。達之天下而已矣。天下之民本新也。其不新者有所污耳。是在草其污以成其美。啟良心于輔翼之餘。因其明以通其蔽。孚懿德于漸摩之下。民德之新。其大學之道與夫是二者而豈徒哉。在止至善而已矣。至善者所當止之處也。知至々之明德不但于破愚知終々之新民不止于草面。絕意欲于毫髮之微。精天真于純粹之極。未之或知德之盛也。鎔偏鄙于王道之平。泯知識于帝則之順。鼓之舞之以盡神也。至善之止亦非大學之道與。吁。向非大人之學。安見其體用合一而厚誣以至純極備之事耶。

籠罩全經依貼本註切實不支

定而后能静

林瀚

惟志之所向有常則心之所動無妄蓋人心之妄動每生于志向之不常也志既定矣而心復有妄動者哉大學詳推止于至善之由及此蓋謂天下未嘗無一定之理而人心多病于兩可之疑其如有明焉何哉夫苟能先明諸心以一其見則天人之界嚴而取舍之分定凡其心之所之各有定理而衆道躍如其在前內外之分明而從違之幾決凡其志之所期始有定向而妙道卓然其在目處天理純全之歸為一心向往之的斷誠確拳服膺者固不至于他岐而改趨亦不至于方信而忽疑也即義理精微之極為一念適從之機如

火始然如泉始達者固不至于殊途而異致亦不至于且然而未必也。蓋理妙于相涵而志于是乎有定矣。志既有定吾知天君泰然而為主于內清淨寧一之地自無震撼擊撞之衝道心常存而不逐于外虛明純粹之區自無倉皇動搖之累是非冥然不動以息其機也無感無形與客感客形者一之以天理之當然而無妄雖動焉而不失其所以為靜矣夫何神耶亦非寂然無感以灰其心也何思何慮與有識有知者通之以天道之至神而合一雖感焉而不失其所以為虛矣抑何妙耶夫觀定靜之相因如此則主靜之學固不可無而求定之功亦豈容緩哉

定字緊貼明新不同泛設靜是儒者之靜非異學之靜也截講俱見精采

事前定則不困

林瀚

先事而誠無不立臨事而動無不利夫事之不利者卒由於理之不實也先事而立乎誠者何不利之有哉夫子答哀公曰以誠而立以偽而廢者豈特道德九經之屬為然哉推之庶事無不然矣彼事之設施於天下雖曰因時以制其宜也而不誠則無以立制宜之本苟能不動而敬精誠素定於無事之先不果也而亦不至於畧事之運量於天下雖曰隨幾以應其用也而不誠則無以立應用之體苟能未施而信純一豫存於未應之始無必也而亦無至於踈肫切懇至於凡理之所當然勢之不容已者實心以考究之而體驗既久不徒

委於未至而茫然自失其幾也。篤實精詳於凡人情之變態世故之紛紜者，真意以察識之，而脩嘗已熟，不徒視為未接而泛然不用其情也。事能前定如此，吾知有先事之具者，必能免臨事之迷，世豈無盤錯而不可通者，推之而有實，將觸處而皆通，得從容之慮者，必能免張皇之失，世豈無桎結而不可解者，應之而以誠，將迎必而自解，伸縮變化，任其意之所投，而不阻於幾之難副，闔闢弛張，隨其心之所欲，而不限於勢之難行，是知事必前定，而其幾始無所困，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從可知矣。有天下國家者，可不先立乎此哉。

事前定三字重講一大截體格不與時合，吾愛其講前定字切近事情，不如今人寬皮袋也。凡事猶言事且須前定，何況達德達道九經為天下國家之重者，雖道前定道字亦泛指道術，非達道之道也。時文竟以達道達德知仁勇知行為前定矣，看先輩於此處俱不苟。艾千子

講事字與行道不同，講困字與疚窮不同，先輩惟此處斷不可及。

可以取可

傷勇

林瀚

隨所審未決於義輕所為必妨於義蓋君子之處事親視義之可否也
隨事而審之未決者可輕為以害義耶孟子兼舉以示人曰天下之
事易判者固不必於致詳難決者則不容於輕舉彼其時當交際取
舍未定也畧見於始而冥許於心意以人方接之有禮我若取之無
傷也然審取於念慮而尚執乎非道之疑精察於思維而難免乎無
名之感似又可以無取矣因是而却之以心却之以辭可也乃或因
循而不果則雖非決性命以務貪得而分辨頓虧於欲得之私雖非
顧左右以罔市利而操守已移於利心之交不有以傷於廉乎至若

分人以財謂之惠。之以道亦何為而不善。今也見未決於事之所
在而心自許夫利之當公厚施若可以廣恩矣。然詳而究之財不容
於繼富而食不可以浮人。揆之於理與又非所宜者。與非所宜。節
用以惜費也。復從而與之。則是愛偏而為施恩之濫。情溺而為行賞
之私。寧不及傷於惠也耶。委致其身謂之勇。之以義亦奚為而不
可。今也見未徹於事之幾先而心自許夫死之無憾。殺身若可以成
仁矣。然徐而思之身不可以妄投而難不容於輕冒。揣之於義死又
非所安者。死非所安。宜愛身以圖存也。復從而死之。則是憑氣而為
刎決之流。好剛而非從容之就。寧不反害於勇也耶。

他手定以取與平列。傷勇另做此却頭一段。單行下二段對做。蓋
取之傷廉易明也。與之傷惠死之傷勇相似而相反。不易辨也。布
格既確實。疏更精。

學問之道

一節

林瀚

從事於學有其道善事於心即其道夫心放能求可謂善事心矣學問正以是耳豈復有他道哉孟子意謂心放而不能求者固以其昧於知心存而無所放者實不能外於學試以學問言之或勤之於歲月之刮磨或得之於朋來之講習所以開廣其聰明者節目固極其詳也或稽之於古人之傳記或質之於先覺之論言所以擴大其智慮者端緒固極其多也然而節目雖煩豈徒為誇多鬪靡哉精神之用必有所以為之道者而道不在於他務端緒雖多豈止為博物洽聞哉功力之加必有所以為之術者而術無事於他求亦惟求其放

心耳蓋是心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中涵夫體用動靜之妙，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迭見於操存舍亡之間，須臾不慎，已昏於氣而放焉。不存矣。學問之功，正以去其昏而收其放，使夫馳逐於千里之外者，復歸於一腔之中。幾微不察，已蔽於欲而放焉。不檢矣。從事於學，所以通其蔽而檢其放，使夫縱逸於雜亂之途者，復還於神明之舍。體驗益真，雞犬無所放也。考索堅定，鴻鵠不能移也。窮理致知之事，即專心致志之方。所謂道者，不外是矣。外是言學，豈知學之道哉。養以知識百體有所主也。漸以理義萬事得其綱也。終身亶亶之功，即常日惺惺之法。所謂道者，不出此矣。舍此為學，豈善學之道哉。是君子非於此耶。

學問之難，求放心之難也。彼雖從事於學，而終無所發明者，果有得於此耶。

此題作者皆病在學問之道，只一求放心便了。詳孟子朱子之意，便是學問許多道理，都是為求放心。語意毫釐千里。王方麓林泉山二作，得之王作更優。林稍褻，先輩蠢拙語，如雞犬鴻鵠等是也。

